



吴君 著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作家出版社

吴 君/著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8

ISBN 7 - 5063 - 3028 - 8

I. 我…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285 号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作者: 吴 君

责任编辑: 张懿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60 千

印张: 7.5 插页: 4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028 - 8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为一个现在住在深圳或其他地方而又曾经生活在灰泥街上的人，我们都有资格讲一讲关于我们这些第二代移民的故事，虽然现在不少人都已离开故土，生活在深圳特区、上海、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有时候我真想深情地回望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灰泥街。

可是直到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再次想起灰泥街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挺烦的，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身体，话语及动作，没有我想象中的亲切，却让我有一种想长长地透一大口气的感觉。谁能相信当我有那么一年的某一天花了一笔钱回到这座城市时，却不愿去面对那几条街道时的感受。于是我知道这条街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的命运。

第一章

时间：一九八四年

地点：灰泥街

1. 街道

说到灰泥街必须说到这个城市，这是东北的一个中等城市，它的城市其实并不大，只是后来在划分区域的时候把它的周边地区也划了进来，统称为林海地区。这个地区住进了许多汉族以外的满族人，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见证过历史，改变过历史。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优越、平静，自给自足，却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之后给打破了。而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山东、河北一带逃荒过来了许多人。他们被当地人统称为盲流子。虽然初听起来有点容易被人误会，但这跟流氓有着本质的不同，更主要的不同就是他们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其次的区别是他们并没有对谁采取流氓手段，因为他们哪里有那种闲情逸致呀。他们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为了

让一家老小不要挨饿为了生存。

在那样一个时候，对于这样一些外来人，这个城市的本地人既不明显地排斥也不表现出热情。他们只是采取一种观望和比较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城里人的态度。毕竟在那个时候人还是比较单纯，人也少，不然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当然，后来也发生过本地人和关里人集体打架的事，这都是等到老何他们的小孩长大一点的时候的事情了。

据有关人士介绍，灰泥街是在一九六九年正式形成的，而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这个名字是无从考究的，但听说曾经有过向阳大院这一名称，大概后来因为本地人思想觉悟的问题或是其它的什么原因而被取消掉，又重新叫回灰泥街。

灰泥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就让我告诉你吧。为了使你能够记住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先去记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小英。而一切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后来被誉为成功人士的女人展开的，而对于她现在的一些事情，恕我不能坦言相告。谁让她那么成功，谁让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流行英雄不问出处这样一种东西呢？

小英这个女孩子从一懂事起就住在了灰泥街，在她的童年里基本上没有怎么见过其它的街，更不了解其它地方。所以她有那么几年甚至可笑地以为灰泥街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也只有灰泥街那么大。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她的隔壁班同学小莲，这个小莲说：外面那个世界可大了，也非常有意思。

最初的灰泥街是一条自发的街，后来的人多了起来，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看见的地方。

灰泥街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条街的名字，这是一个让他们既抬不起头来而又耿耿于怀的名字。你都知道了关里人，也就

是河北、山东一带的人，他们从关里背井离乡来这儿除了为了吃饭，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改变自己脚踩灰泥的历史。有人说，灰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说的话。什么多朴素啊！多特别啊！多乡土啊！“啊呸！”你千万别让灰泥街上的人听见。不然你的这种酸了巴叽的样子一定会遭到他们凶巴巴态度回敬你的。如果赶上现在这个时代，又遇上了一帮文人之类的，那么这个名字或许还说不定会是件好事。跟上海的周庄、云南的丽江等等地方生硬地扯到一起。但在那个时代，又在那样一个名副其实有灰泥的地方，这不就是揭人短吗？这不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吗？在那样一个时期，一个街道叫了这样一个名字，总能让人感到有一种受了污辱的意思，连美好的祝愿都没有，尤其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碰到这样的事谁能潇洒得起来。为什么不能像其它街道那样叫学府路、爱国街？起了这样的街名，灰泥街的人认为这是这个城市管事的那些人故意的、成心的。“泥”是灰泥人不想提起的，满街的烂泥，黑黄色的、黑褐色的，下雨的时候粘在脚上非常像屎，不下雨的时候就变成了灰尘沾到脸上、衣领上、袖口上、耳根后，而另外一些灰泥却在太阳的照射下开始散发一种难闻的味道，路过的人，远远地就捂住了鼻子。灰泥人已经被这个“泥”字害成这样了。他们的祖辈们不就是埋在那些荒凉的灰泥下吗？可是后来的诗人之类的鸟人竟然说灰泥是最美的，还说什么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狗屁！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是风大不怕闪了舌头。”这是灰泥街人最恨的时候说的话。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向临时担任灰泥街的居委会主任提出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灰泥街道的临时主任，喜欢卖弄自己有上面关系的宁姨也

只能说：“人家市长那么忙，哪有时间管这种事呀！人家市长都跟我说了，等以后再研究吧，你们觉得不好，自己就改一个好听一点的，比如像那种光辉街、爱民街，马克思大街、斯大林大街，可以改呀，你们为什么不改呢，也没人拦着你们，这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一听到这儿，灰泥人就泄气了，为什么呢？他们又不是没有改过，可是没有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也曾叫过向阳大院，红旗街吗？可是到头来人家还是把这里叫灰泥街。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这个街名就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叫灰泥街吗？灰泥人曾经尝试过。你比如他们说到街的时候，就是采取回避的方式，例如：我们那里如何如何，而绝口不提灰泥街几个字。当然这是年轻人的做法。老一辈的人才不在意呢。他们直接地说：我们灰泥怎么怎么样，好像说我们北京怎么怎么样一样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在他们看来这里比关里老家好多了，这些，也是小一辈看不起上一辈人的重要原因。

灰泥街三百来户人家。据说这批靠着铁路的红砖房是七十年代后期才盖起来的，是政府为了那些后来从关里逃荒来的没有房子的新工人盖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八户一排。家家门前都搭着一个临时的小木棚子，一是为了占上一个地方，留着以后建正式的房子，这些小棚子眼下就是为了装煤放柴还有腌咸菜一类的杂物。到了后来，孩子大了，就把它用一些旧砖和瓦砌成一个房子，因为要娶媳妇了，这就是新房子了。经过院子进入里面的正屋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房、一个小房和一个厨房，大房里的衣柜家家都是一个式样的，两个木门中间嵌着一

块有着苍蝇屎的镜子。这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家里有了一点钱的普通人家的样子。小屋呢，只能是一个炕而没有地。虽然这是仅有的一个炕，倒是能睡下六七个瘦一点的人。

这里有一所是为了解决灰泥街小孩上学而特批的包括小学、中学的学校，教学质量一般，一年到头连区重点都评不上。还有因为考虑灰泥街人口多却没有活动场所而建的一个文化站。这里最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和一间小平房和一个二胡，不过到了后来就有了改进。人们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演出队，但也不过是唱一些河北梆子，河南小曲，说一点山东快书，学着人家本地人唱一点政治歌曲外加扭一扭东北秧歌而已。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中心的地方，有一些摆在街上的没有人理会的卖那种发黄的青菜或卖那种黑了巴叽的麻花的小地摊。但这些东西也是一种奢侈品，除非有什么事，不然谁又吃得起这种东西呀。虽然他们经常用眼睛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它们。他们卖的东西就像灰泥人吃的那么简单，除了夏天的小葱，几根难看的旱黄瓜，还有一些不像样的韭菜和秃头秃脑的葱头，这是一些抢眼并且诱人的东西。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灰泥街上的人和所有的东北人一样，就是吃他们秋天时买回来的，吃也吃不完也舍不得丢的最后生了芽的土豆和一些发了黄的大白菜了。

灰泥街人被这个城市的本地人称为关里人或农村人，这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可是谁又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呢。有时候他们气不过了就骂这些本地人是杂种、二毛子。这源于这个地方的老人都见过小日本和苏联老毛子。其实这话非常的狠，非常的恶毒。本来那些东北的本地人是为了显耀自己身世和见识的话，竟被关里人用来当成诅咒了。

灰泥街的老人和孩子的地位是平等的。你骂我王八蛋时，我就可以骂：我操你祖宗！平时谁怕谁呀。他们小的时候就自己能为自己赚得一口好吃的，一身好衣服穿。别街上的人能比得上的吗？平时兄弟姐妹也是当着父母的面骂粗口，而且都是什么婊子养的，狗娘养的。你不是人造的，是狗屎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涉及了“性”。父母听了也不生气。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骂人的，直到和外人打架骂架的时候，那才真正看得出哪些人是家人，哪些人是兄弟，哪些人是父子。那种踢人踢裆，抓人抓头发的稳与狠，全来自同一个师傅。你可以说别人家的丫头们风骚，评说谁的娘天天偷汉子，谁的公公又去扒了灰，谁的婆婆是一个老不正经，但是不能说到自己头上，谁说了就要挨刀子的。自己家里人要留着自己人来骂自己人来打，别人却是碰不得一个手指头的，骂不得一句的。况且他们的父母也一天天没闲着，白天抡锹抡镐干了一天（有很多人还要上夜班），回了家还要去剁馅儿蒸包子、洗黄瓜、腌咸菜、煮玉米大碴子粥让孩子们带到车上去卖。这简直有点支援前线的味道了。在灰泥街，男人、女人们最盼望的事是什么，是自己家的小棚子又加高了，是自己的儿子领回一个姑娘，比上一个漂亮，是自己的丫头又攀上了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最好是火车上的民警。只有这样说话的时候爹娘才能腆起胸脯显出一副了不起、功成名就的样子。但是更让他们觉得出息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儿女们娶了或嫁了灰泥街以外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自己与这片土地有了真正的联系，才真正是这片土地的一个主人，否则他们总是认为灰泥街就是一个码头，虽然他们嘴上不是这样说，但他们的内心是慌乱的、不安的、没有底儿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是在哪里。有一些人甚至在自

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总是想这个问题：百年之后自己的骨头到底埋葬在哪里呢？总之，他们不会想把自己放在这个让人感到不踏实的城市里。

2. 吵架

据我所知，搬到灰泥街已经是老何家第八次搬家了，作为老何家的孩子小英已经习惯搬家了。

前一次住的是一个日本房子，而日本房子在这个城市里很多。听说在过去的岁月里，一个日本女人因为难产死在这个房里。老何家的女人晚上的时候，恍惚中听到有女人在她的厨房里劈柴的声音，还有收音机里放出的声音。据说有时她还可以听见咳嗽声，咳是那种有痰的咳。家里养的两只小鸡也都瘫了，大人、孩子的脸一年到头都是青青的，看不见一丝血色。虽说楼上楼下住的都是地革委的干部，但是老何家的女人还是决定要换房子了。因为这房子的确不是人住的，迟早要出事的，她在心里想。老何家的女人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她是工会干事，天天负责调解婆媳不和，夫妻吵架，邻里关系等性命攸关的大事儿，所以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领导了，她的身份也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你比如一到了灰泥街，就是不一样了，首先她这个东北本地人马上就被任命为居委会的临时主任。

然而，除了一些半大小子找她说两句话，灰泥街的妇女们是不搭理她的。她们认为这个东北的本地女人喜欢装腔作势显摆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宁姨找到了感觉。这样一来，她的丈

夫当然也要让她一筹，谈到这一点，老何家的女人自然是神采飞扬，整条灰泥街又有谁能跟她比呢？

她在第七次住的地方，也就是日本房子里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因为楼上楼下住的女人一律都是斯文和气的类型。许多人是随军北上的南方女人，或者是读过一些书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地方你听不到吵架和攀比。老何家的女人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只有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显一显威风。

搬到灰泥街的那一个季节是春天，整个灰泥街刚刚化了冰，门前门后都是一些烂泥巴，房子是兵工厂的房，一律是平房，平房前边是用砖头或石头垒起来的厢房，灰泥街的人叫它小棚子。棚子里堆着东西，一般都是煤、柴禾、大葱、土豆和冬天才有的冻猪肉。灰泥街的住户没有一家是本地人，从门里出来进去的大部分都是操着河北话、山东话的关里人。管“吃饭了吗”叫“磁了摸”，晚上叫“夜里红”。管爸爸叫“俺把把”，而“把把”这种东西在东北就是屎的意思。有时候本地人总是拿这句话来取笑灰泥人家的小孩子。“你把把”对你好不好啊？

灰泥街的人一律穿着大棉袄大棉裤，冬天的时候，两只手放在胸前，左手进了右棉袖，右手进了左棉袖，背一律弯曲着的，棉裤也是弯曲着的，这一姿势是灰泥街男人们固有的。那个时候的生活还不是很好。桌上摆的不是萝卜和白菜叶子腌的咸菜就是大葱大酱。而灰泥街的女人的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脖子上翻着一个假领子，有一对鲜艳的假袖口，香粉抹得一层又一层，特别呛人，刘海留得很整齐，用本地人的说法就是像狗啃的似的。

灰泥街的人大部分是从关里来的（指山海关以里来的人），

以吃面食为主，上顿是面条，下顿是馒头，晚上是面片。吃了多少米饭也要饿的，他们认为面才是亲娘。他们还认为米饭这种东西是不养人的，没有面来得那么瓷实。所以他们即便吃了多少米饭，最后还是要吃上两大碗面条才能睡下，否则就好像什么都没吃一样。

老何家的房子紧靠着运煤的铁路。刚一搬来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黄土和石头垒成的小棚子。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下的是在当时非常流行换房子。换房子也不用通过什么手续，顺便问问人，或者有个人知道哪里有人要换房子了，然后就去联系，认为合适就搬过去。当时还流行换工作，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原来住老何家房子的人姓姚，因为家里出了一桩父女乱伦的丑事，所以急于要搬家。而老何家的房子原来也出过死人的事，刚好，谁家心里都有鬼，都心虚，换房也就很迫切、很顺利，都以为自己占了什么便宜，而等双方一住下来的时候才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想起原来这个世界是什么便宜可占的，用现在的话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小英她们家住的房子紧紧地靠着一道用红砖砌起来的城墙边。而一墙之隔的就是一个布满了铁轨和车厢的火车站。第一趟房和第十五趟房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律排着八户人家。在这里，我要向你们介绍的是老何家的左邻右舍。第一家姓谢，家里的女人姓兰。第二家就是老何家，女人姓宁。第三家姓刘，女人不知道姓什么，人称刘疯子。

老谢家住在道边上，所以占的位置也就比别人家大一点。老谢是那种个子一米六左右的男人。这在北方就是三等残废，但是脸上却是一副倔样。他的女人兰婶个子比老谢还高，长得

有点像洪湖赤卫队韩英的模样，但可惜的是腿是严重的 O 型，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嘴巴很甜，发出的声音很温柔，一点也不像灰泥街其他女人发出的那种又大又粗又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她讲的是北京话，但在当时的灰泥街还就没有人识贤，不知道这娘儿们讲的是什么鸟语。兰婶的三个女儿也都是一个赛着一个的漂亮。兰婶家里还住着她的差不多七十岁的父亲。

老何家是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男孩，这还不能算最大的女儿，因为她是老何和以前的老婆所生的。她长得十分像老何，虽然人不在老何家里住，但是却隔三差五带着男人来跟老何要钱。这把宁姨给气坏了，因为宁姨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老何有这一档子事，而最气人的是这个大丫头居然带着一个男人（煤矿里面挖煤的）来家里住，而且就好像因为在这儿住了，后来还怀了孕。老何家最讨厌这种事，觉得晦气，会倒霉的。第三家就是老刘家，老刘家的男人是一个驼背的男人，女人是个半疯子，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这个女人仗着自己疯，谁也不敢惹她，她一连生了五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在计划生育抓得最紧要的当口生的。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最后一场雪也化了，由于一个冬天的雪积得太多了，而春天来得突然，雪化的时候，使门前横七竖八的有了许多烂泥，而且这污水已经通过了小棚子门前直逼进房里。这就开始有了各家中喜欢洁净的女人或女孩子们走出来用一个铁锹去修改门前的路线，其实也就是有意无意中把水引向了其它地方。而这自私自利的举动无疑惹怒了另外两家，一场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兰婶，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我的铁锹在我自己的门前动弹啊。这也不行了？”

“可是你家的污水已经流到我家了，再流就上炕了，你看见了没有。”

“笑话，我家有污水吗？我家要是会生产污水，我们家就不用在这儿待着了。我告诉你这水是雪化的，你没长眼睛吗？流到你们家炕上？那是你们家的炕上本来就脏，本来就有脏的东西，我劝你就不要乱七八糟地埋怨别人好不！”

“小英，你们家倒是没有污水，可是我们家院子里却有扔过来的带着那种见不得人的脏东西的卫生纸，这又是谁的呢？”

“你……你不要脸。”

“我要不要脸已经没关系了。但你不行啊。虽然你粉抹得挺厚实的，但也不能不分红的黑的都亮出来呀。”

小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原因是三个月前，她在十五岁的年龄里迎来了自己的初潮，而小英的妈妈宁姨每天只是炫耀自己比别人强，却从来就没有给正开始发育的小英进行一次生理卫生课的教育。小英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哭了起来。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任由血在自己的棉裤里流着。她上课时坐的椅子已经被染红了，小英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整整一天都在难受，她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头脑里一直在想啊想，她认为自己一定是个坏女人，因为她认为只有坏女人才会这样的。终于到了晚上，她用一块手纸揩干净了血。当时的卫生条件太差了，要走很远的夜路才能走到厕所，而小英最怕的就是走夜路。于是，小英就偷偷地把这张纸扔过了高高的木杈子，于是就扔进了老谢家。活该小英忘记了老谢家的女人可

不是一个好惹的这个事了。果然，不一会儿，老谢家的女人就站在有星光的院子里用她那标准的普通话骂开了。

“是哪一个小偷了男人的小婊子干的？你为什么不去拿给男人看呢？你为什么不去挂到街上呢？你为什么不去卖肉呢？没事，你不用躲着了。你就是不出来我也知道你是谁！”

正吓得躲在房里发抖的小英知道大祸临头了。正在房里跟小英的大姨滔滔不绝讲话的宁姨，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对着自己的院子骂着，便放下话题，走进院子里不问原由，拿起铁锹对着自己家里无辜的狗打过去。

可是狗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瘸着腿叫着跑开了。“我让你这只骚狗成天到晚地叫，吃饱了又出来撩了是吗？那个大夫又没来治病了是不是，还有大盖帽子也没有子弹了是吧？”

宁姨说的“大夫”是一个姓严的，好像是一学医的男人，平时总是过来拿着一点药来看兰婶。然后就和这个谢家的女人兰婶在房子里闷上一个下午。“大盖帽”是在公安局开车的一个司机，经常开着吉普车停在老谢家门口，一停也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有时候晚上来天亮走，他停车的时候都是老谢出门的时候。

兰婶给老谢绿帽子是公开的。原因是老谢是大修队一个抡铁镐的人，除了吃饭、睡觉、抡镐、抽闷烟似乎没有什么能耐了。一家老小吃香的喝辣的是谁的功劳？自然是兰婶的功劳。虽然兰婶不过是一个在饭店里炸油条的人，但在那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是你想炸油条就可以炸油条的吗？无论职业如何，兰婶的功劳大啊！自己家的粮票、油票、豆腐票是别人给的，

柴禾、煤有人送上门来，一家老小天天都有肉吃，孩子大人过年了都能买上一身新衣服。所有的这一切谁家能比得上啊，况且老谢家的大丫头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也是大盖帽给安排进了纺织厂的。老谢自己没能耐，气不过时就拼命地劈柴和咳嗽。

老谢家、老何家的仗就是这样隔三差五地吵着，更让老何家生气的事，还有老谢家伙着自己家有人帮又有钱，仗着有大盖帽竟然把小棚子加高了。这无形间就使老何家的棚子显得又简陋又矮小，老何家的女人宁姨在做了临时主任以后本来的争强好胜已经收敛了一些，她想让人家认为她的觉悟就是不低。但她就是看不起这个就会卖弄风情的兰婶，尤其是自己的丈夫老何好像也有点喜欢她的样子。这让她很窝火，这是一个什么世道，简直是坐在头上拉屎了，所以门前污水的事她是想把它扯大了，扯大大的。她就是不想让她家舒服。这一次，要不是冲出门来的大儿子大宝，这场舌战可能还要继续下去的。因为双方在争吵中发现对手给自己的头脑提供了大量咒语的源泉。在争吵中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兴奋和愉快，这愉快是月经已经不正常的老何家的女人久违的。一种麻醉的感觉让她喜欢。她觉得包括脚趾都在跳动。这使她周身洋溢着一种畅快的麻酥酥的感觉，在这种畅快的感觉中她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大宝的眼睛在狠狠地斜望过来……

3. 大宝

大宝这孩子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灰泥人的男孩。他有窄窄的额头，有的人说有这种额头的人命不是很好，可是也有人